

洞穴

傅国栋 著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洞穴

傅国栋 著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洞穴 / 傅国栋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0.7

ISBN 978-7-5474-0120-0

I. ①洞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油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
I217.2②J2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85183号

责任编辑: 向小佳

装帧设计: 宋晓明

主管部门: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: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: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: 山东省审计厅劳动服务公司

规 格: 140×208毫米

8.75印张 85幅图 13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册

定 价: 31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透过自动书写和绘画的方式，将大部分异己能量加以疏导之后，我的确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无法进行任何创作，幻觉再也没来过，幻听幻视全部消失。

所以这里收录的字和画，都是五六年甚至更久之前所作。

所谓幻听，极致时刻可于头颅返听千军万马的踢踏争战，或如万人同时喧哗吵架，或有高空轰鸣器械铮铮，凡此种种。

所谓幻视，可于深夜星空处顿见种种光团，晃荡飞旋，俯冲腾空，颜色诡异。

至于幻觉——当年我曾戏言自诩为穿越专家，于不同维度间来回往复。身边人亦时常感应到我在日常状态里，所散布的幽魔性质。更常身处的另一世界，我曾称呼为幽灵国度。幻觉的意思就是，我不在这里。

由此全部字画，都是在那些谵妄幻觉风驰电掣之时，不得已而为之的驱魔和治疗。至今我都以为，这是一股极其神秘恐怖的能量示显。

或者深入潜意识所在，探头出来汇报闻见。

又或能量充沛高昂之时，一些必要的分享。我常常无药自骇，身体跟意识自行进入高峰体验，世界打着旋儿跟我跳各种舞，万物

相互谈情说爱。这些时候，表达就又成了万不得已。

之所以煞有介事并有趋力将其集为册，显然因为我虚荣未断，并擅自认同了它们的病历资料价值。

现在我的生活说来有趣，连最日常的饮食起居、行住坐卧乃至最基本的人际交游、关系互动，都要从头开始学。仔细照料身心，觉知起心动念，看透并放下颠倒梦想，使每个当下仅只是当下，凡此种种。

过去我是个阅读上癮狂，现在几乎只字不看。阅读无非是瞻览别人的纷飞妄念。我自己的妄念已让我神智疲倦，何苦叠罗覆盖更多。就这样，缠缚多年的阅读强迫，一下子了得挣脱。

我这一本当然不例外，也是妄念大集合。创作本身正是对每个当下全全觉知和体验的隔离和阻碍，是“小我”的造作行动。对于表达自我这件事，我已经不再狂热。任何寻求认同和理解的过程，都是内在匮乏和黑洞的揭露，亦无法导向真实的内在求证和完满祥和。

但我知道我仍会写。再写，我愿意分享更真实的生命体验，并从中剥离出真相。而不只是借书写幻觉来摆脱幻觉。这就仍在那漩涡里打转。倘若心里有爱，不过度追逐安全感，便不再害怕真相。发现生命真相的每个刹那，幻觉便自动破除了。

生命是幻觉与破幻的双行过程。从很在乎、很不自在、很痛苦、很恐惧，缓慢且反复螺旋地向着无所谓、大自在、苦乐一味、了脱生死过渡。

个中过程，真是了得。

但不壮观，似抽丝，太微细，细细磨。

2010年3月9日

目 录

小说

- 洞穴 / 3
- 酒窖 / 23
- 粒子基本运动 / 79
- 宇宙发声运动 / 99
- 骇闪 / 119

随笔

- 梦境 / 155
- 喧闹 / 163
- 大雾 / 165
- 小兽房间 / 166
- 魔屋 / 168
- 回环楼梯 / 171

诗歌

- 第一部分 黑时刻 / 175
- 第二部分 转时刻：龙卷光 / 214
- 第三部分 火时刻 / 240

小 说

洞 穴

一 变形操场

我越来越活在恐惧的中心。

——里尔克

广播都说了，操场改建，课间操取消。原每天十点很热闹的操场，这会儿应该清静，没人。这么想着，我溜出教室，偏要这时候去转转，就赶着没人的时候去，不让去才去，让去还不去呢，窝教室里吃香蕉也不去。一下楼，锲而不舍某班级正在班主任带领下，花园旁空地里伸拳踢腿做课间操，人站队列尾，人站队列端，一二三四还喊口号。

我穿过一列列类似的队伍，迎着众人好奇的目光，喘气儿跑到操场门口。看门的中年人坐门口晒太阳，翘二郎腿。刚要往里迈脚，被他喊住，喂，这位同学，干嘛呢？课间操取消，操场改建，不让进。

我说哎呀让我进吧，跑两圈就两圈。

不让进没听见？两圈当然不行啦，一圈都不行，何况两圈。没见过里面施工吗。

真没工夫跟他软磨硬泡，离了门口，却越想越来劲——不让进，我还就进了。想着，就去翻了围墙。真佩服我的腿脚功夫，说翻就翻了。尽管翻的时候也挺害怕的，摇摇晃晃差点摔下去。

一进去我就傻了。

并不见传说中的改建景象，至少无想象中的推土机和建地工人，人影儿都没有。这么说吧，见没见过荒原？峡谷，或者壕沟？没见过，梦过也行，想象过也行，或者眼下，您现想都行。我大脑停格，变白，立时呆住：想不到操场一夜竟成了这样，面积无限扩展，没边了。跑道还在，但每个间隔，都横一道壕沟，深黑不见底，或者叫条形深渊，总之就是深渊一类的东西，一不留神就栽下去。原本是表皮的操场地面，也露出原始地皮，土质的，也并非寸草不生，零星铺一层浅绿色草皮。居然成了远古荒原。

想回头问问看门的，也就是求救。一回头，入口、看门的都已不在，原本翻进来的那面墙，或者说四面的围墙，都没了影儿。没有界限的原始空间。如被罩着，一片无出路的阴暗天空——天空也没有，只剩荒原、壕沟和深渊。心里一害怕，脚底下果然马不停蹄。小心翼翼选定一条跑道，转着圈跑。必须将注意力专注于双脚，一不留神，就得掉下去。跑得我热血沸腾起来，出一层汗，迎着劲风，一边欣赏荒野景观，居然自得其乐。

越跑越乐。顺手还在跑道旁的悬崖侧壁，采摘摇曳的小野花，也不着急回去，妄想永远跑，一直跑，模仿夸父奔日——夸父是有宏大理想的急先锋，我没理想，连阳光都没有。一停就冷，不得已只好不停。我还穿着秋衣，荒原刮着貌似冬天的风。我被风吹得直摇晃，四肢麻木，牙齿打颤，奔跑，也还抖成一团。

似乎马上，我就要掉下去了，如被一股地心引力盘吸，如被无数吸血鬼附身，一阵瑟缩的酸涩，立马血如被吸干，人如纸片儿，翩翩倒地，入地。

躺在黄土平地上，我醒来，左右环顾一圈，周围都是峭壁，头顶一片天很高，显然我掉峡谷里了。心想，这下完了，死定了，压根儿没有走出谷地的路。唯一的出路就是攀登峭壁——天知道峭壁有多高，就算不高，我哪有攀壁的本领！等死吧。这么想着，竟又睡过去。好在谷地里不像外面那样冷，我连睡了许多觉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想必是很久，醒来仍是白天，等于是，自我闯进操场，时间如几世纪那么长，但从不天黑，也无太阳，永远同一片天空的阴暗。又无时间分别，混沌完整、顽固，敲不碎，浑然一片的原始。我后背出一阵冷汗，如无形世界的瞬间感应。看来是，出不去了：无分别的地界，无时间无季节无出口无人烟，只一条条无头尾的路，伸着漫长的脖子。

我对这里摸得很熟了，过一个洞口，就能回荒原，走出谷地。我开始后悔起初一时冲动，广播都说了不许进操场，还进，还翻墙。从来没断过，那课间操，下雨也不断，突然一断，显然不妙。

哗哗的声音扑过来，一片旋雾赶着趟儿飞，白色大气裹着尘土，糊满我的眼。怕迷眼，我就捂住，等没了动静，再挪开手。只见一条路敞亮着横在面前，无限辽远地向前探头，坦荡得诡异。

我挣扎着起来，全身冒虚汗，一路跌撞着走，又轻飘如飞。腿打弯要倒下去，一把又自己扶住了。两边仍是黑魑魑的深渊，必须直走，不能光顾着环顾，头不能偏摇，使劲儿绷直，有如架着钢泵。腿不能继续打弯，控制八字步圆周度——我架上天梯了，平的，不必攀爬，拿稳最重要。我知道远处有光。光出现，不远处，远处，不远处，交替跑动的微火，不定闪得令人发疯，闪出一个洞。

我左脚迈进洞口，刚一进洞，光就没有了，骤然寂灭。密匝的黑暗如毒蛇缠缚，压迫呼吸。我拿不准要不要继续往前走，或者干脆退出洞口，黑得太多，喘不动气。正犹疑不定的当口，背后轰响震耳欲聋，哗啦啦，洞口被封，无数硬石头从天而降，紧凑地堵住

洞口。退路没有了，我一乐，太好了，不必自己拿主意了——乐着摸黑朝洞里走。

洞里回音很大，脚步如雷鸣来回旋荡。我走得慢，走了很久仍不能适应黑暗，什么都看不见——我，打小夜盲。我模仿瞎子，伸着前臂探路，僵尸似的正走着，脚底猛然悬空，疑似坠落，朝着未知的更空和更黑。

睁开眼，我就躺在过道里。过往人群从我头顶飞过，装着看不见我。若在以前，一个无缘无故躺在某过道里的人，绝不能避免被围观的命运，运气差的还要被送往专管屠宰的医院灌药汤，直到灌醒，醒后必须接受慰问。这里无人观看，如异度空间。我看见他们，他们看不见我？又或者，我死了，以鬼眼打量眼前？一个女的穿白衣裳从走廊另一头走来了，身后跟两三个小孩蹦叫，我翻身从地上爬起来，跟着她。

看见了水龙头，这才觉得口渴。俩指头捏着把儿，一拧，全是水，清亮。正埋脸，咕咚咕咚灌，猛一抬头，还抹着嘴，从盥洗镜里，见那白衣女站在门口，倚着看着也不吐字儿。我脊背发凉了，镜子里冲她笑，不自然，不敢回头。那女的从门口慢慢踱到镜子跟前，对镜理发，微拢的长发散开了，三下两下，又松松地挽在脑后。洗手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护手霜，双手揉搓，甜香速蹿。头又一转，出了门。行走而半点声响没有，似乎身体没有重量，风来风去。

跟着她，穿过阴暗的过道，停在一间屋子门前，敲门，露出俩眼珠子，之后是整个头，之后头转、分辨、打量。再之后门大开了，里头只停一张木板床，窗户漏风，冷风裹着黑尘忽忽吹进来，风直往脖子里头灌。我缩着肩膀打冷战，女的又把围巾解下来给我系上。

这哪儿呀，我问。

不回答。

这哪儿呀，我再问。

还不回答。

那你叫什么呀？

叫我白姐。

窗外有哀号声传来，我头皮紧跟着发麻，不用看了，奔丧无疑。偶尔的半夜三更，我在睡梦中被这声音吓醒过。提溜着眼从阳台窗户缝里向下看，但见白茫茫的送葬队伍，楼底街道徘徊不去，哀号声响彻整个社区，每家每户轮番开窗闭窗，没人敢骂，不比夜半的醉汉，坐在街边放声高歌，就有人敞开窗户同样高声地骂下去：还让不让人睡觉！猪猡！——但凡遇上送葬的，都没辙，只使劲关窗户：这边砰砰砰，那边砰砰砰。——可是，谁知道我们家楼下街边，那些夜半奔丧，那些吓人声音，是不是我的梦魇。

白姐说，那是我们老校长，今天入葬，人都去了追悼会，假装爱戴有加，暗地里都盼他早死。我翻着跟斗从床上跳下：在哪？带我去看看。

在操场。

一听操场这两字，我头皮又发麻。

黑压压一大片，操场上挤满了黑衣人，都哭丧着脸，丧乐从一只木制的黑匣子里使劲儿往外冒。看似都正常？这你就知道了，我跟着白姐来操场时没经过门，明明还在里头，一旋溜的就脚站在户外了。这里没有天空。你可以尽量想象一个被锅口倒扣的暗物质空间。

来自未知，走向未知，全非我所控。这一场“变形风暴”，晕了无数次，又醒了无数次，醒来总在异地。别把我归入闯入者行列，也不要因此惩罚我，我，我们，全为未知、命运、业力的大风大水大火所操纵，来来去去全非本意。这天地间可怕又无形的因缘，将万物联系在一起，无所谓遥远和亲爱，隔绝或融合，只不间

断地梦了醒，醒了梦，醒后发现，回去的路都没了。醒的那一刻最难受——空无一物，还被你知道。空无一物的醒，太难受。我以为我必须回去，那是从前，貌似回去成了信念。——我错了，我认错。我哪有地方可去？回去我去哪？回去是指什么？我都一时答不了你，永远也不。所以我一直在扯淡。这条梦的深巷不可能无尽头，到了巷尾到了大限你就知道，越走越冷是不错的，却绝无出口。必须知道，不知道为大过。不知道还在做梦，梦见你回去了，梦见你笑了，梦见什么都不缺，梦见四处都是路的荒原，还有些个伙伴，还有风景，梦了无数梦，都该醒了。没有梦，没有现实，只有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空无一物。合着只挑眼一看——看出来来了。

操场上的人群形成队列，入葬仪式开始。白姐说，跟着我，别出声。远处一支黑色殡仪队缓慢向这边移动，到一个深坑前停下，丧乐仍然。一只黑木的巨大棺材缓慢小心地被吊下深坑，众人行礼，之后填土。很快，深坑被填平，入葬仪式苟且结束。人群散去，确切说，是慢慢消失——我看不出他们从哪里走出去，只慢慢消失在四周浓重的绿色雾气里。我跟着白姐又飘回了大楼，这中间的过程仍是空白，如同不存在。我，我之外，都不在，那么害怕，其实就不必了，主客体全是臆想，越来越无趣。

二 建筑物

别把我植入你心里，我生长太快。

——里尔克

我睡在一张硬板床的漏风屋子里。不知道睡了多久——这里没有时间，亦无晨昏，万物尚混沌。屋子里窗户都被封死，玻璃上还涂着厚黑油漆——全当没有窗户。偶有一块缺口的玻璃，风夹着

黑尘灌进来，透过那缺口向外张望，抱歉，除了黑暗，什么都看不见。黑暗生的黑暗——已不能再黑。

我溜出房间，琢磨着转转看看。这楼很破，电梯廊灯都没有，光线很暗，勉强认路。楼道里有股浓烈的苏打硫磺味儿，夹着腐臭，楼梯口正前方有鲜红的数字标志“4”，意谓四楼？过道里寂静。刚来那会儿还热火朝天，熙熙攘攘许多人，孩子乱窜，大人也跟飞似的——原来是三楼呀。下楼。果然，仍热火朝天。孩子仍乱窜，大人仍飞。白色光点乱闪。

白姐又来了，一见我，显然吃了一惊，拉我旁边去，声音放低：来这里做什么，你？

您吓着我了，逛逛不行？

四楼不好？四楼多好啊，没人。

我就爱扎人堆。别把我往坟堆里摁。

回去吧。

我还就回去，要回家去。我不认识这里。

这里的秘密和禁忌，都在人看我的眼里，昏暗空气的微小颗粒里，怪异的建筑模式里，窗外无边的黑暗里。白姐该该松手，该该放我去，走走怎么了？能怎么？——不过是一个竖着的大盒子。

我们要看戏去，你去不去？

怎么不去？

我拔不动腿了，热闹，异香，还有音乐。厅堂富丽堂皇，红色幕布倒挂，看客万头攒动。灯灭了，接着一片黑暗，幕布缓缓拉白，舞台中央打出一束暗蓝色光圈，声音幽眇如小虫钻进耳洞，台下嘈杂戛然而止。声音无限上升，升到高处，啪啦碎裂，碎片打着人脸。

这一巨大迷宫，梦游者集中营，梦魇之城，专门收集为梦魇所控的人，关押他们，纵容他们迷糊。你所见到的人和物，包括建筑

物，都是你梦魔投射的影，虚幻不在。正是这虚幻不在，牢牢套着它们，动不得。

我以为我到顶楼了，眼见着反复有“9”，反复有楼梯通上延续。我以为还有更顶楼，事实上没有顶楼，九楼无限反复，到处都是“9”。全是九楼。

带我出去透口气也行，我央告白姐。

穿过大片绿色田埂，我们走在小路上。路左边是大水，翻滚着深绿和浅蓝色，右边是山峦，高耸将要塌陷。小路也不算小，夹在中间没护栏。白姐慢慢不见。

偶尔有路人擦肩而过，两边的水与峭壁，透着丝丝冷气。路人人都低着头，急步走，几步工夫就走不见。前边有人扭身拐进洞里，洞从峭壁上现凿出来，痕迹都还有，一地碎石片。陆续又有人拐进去，我跟后头。

先是黑乎乎的路，很快就有电梯了，人都挤进去，我也挤。进去又发现里面其实没人，就我一个。合着刚刚跟我挤电梯的、比奋勇的、并肩走的，都哪去了？不等我摁按钮，电梯自动摇起来，摇得骇摇得快，摇得架势上山崩地裂。还摇着还没停，电梯门又自动裂开，黑色巨大输送带疯转。我被磁电波张力推入输送带，以过山车的速度和惊险，穿过许多扇门，头发高扬也跟着骇。差点直接撞上门框，撞成酱。

还有半条红色数字显示，迅速跳格：负十二层、负三十四层，负七十五层，负一百零八层。咯噔。输送带停了。我被运送到一百零八层的地底深处。还有隐约的喧闹声。地下一百零八层？您没记错？喧闹声更切近：有人在打球遛狗，奔跑，周围看台很高，稀稀落落坐几个看客。地下一百零八层，身在坟墓，居然是这样。

返途：输送带，电光幻影，我又回到洞口，跑在小路上。路两边仍有大水峭壁，不远处，白裙翻飞的白姐在招手，背景仍是大片

的绿田埂。

休息吧我说。给我一个黑色房间吧。

三 重回建筑物

在濒临死亡的存在的那些瞬间里，感觉到：所有人都值得去爱。当清醒的时候，你感受到世界的残酷；其中有你全部不可推诿的过错；你的诗歌只是一个不圆满的赎罪。

——特拉克尔

我又回到建筑物，整个四楼来回跑十几遍，就找不着房间。号码、标志都没了，故意不允许被识别。白姐在楼梯口领到钥匙（旅馆似的），另找了间房。里头摆着四张上下铺，跟宿舍很像。倒在被指定的一个铺位上面，我迅速昏睡。

醒后屋里仍没人，四张上下铺共八张床全空。一幅画面迅速拉亮：无数蟑螂和臭虫，另有一些不知名的怪虫子，浩浩荡荡从门缝、窗缝和墙缝里爬过来，沿着床的铁脚向上爬，爬满全墙壁全铁床全地板全房间，呼啦一阵黑云状的虫子队伍，携带恶魔信息和恶浊气味，都来了。我捂着耳朵跑出房间——怎么气味竟跟耳朵有关系么？

二楼有个市场，一条长长的甬道，左右两边摆满食物和商品，琳琅满目。有人分堆站在后面高声叫卖。第一个卖家停一辆墨绿色三轮车，车子里装满白绿相间的大白菜和西兰花；第二家若干铁盆里盛满咸鱼干和干蘑菇；第三家撑起一系列小铁笼，里头坐一堆小猫小狗静候被售，眼珠子骨碌骨碌转个不休；最后一家卖黄玉米。市场色彩鲜亮。

笼子里头还有刺猬和兔子，或者松鼠狸猫之类的。一猫一狗，